



832615

學福齋文錄引

學福齋文集雲間沈學子先生著先生博極羣書而于天文算法尤精嘗謂西法出於周髀周髀者蓋天也蓋天者渾天之半渾天者蓋天之全又謂其入中國也唐高祖時已然不自明之未造而徐光啟之徒未嘗讀書從而尊奉之甚矣其惑也前說前人有言之者後說引通典職官爲証則發人所未發矣其集序最多論文論詩論詞皆抒寫心得不襲陳言而行文刊落粗曠別有幽光不同講考據者之食而不化亦可謂博學而兼能文者矣記文別有遠神似歐公一派碑文合格傳亦雅潔與拖沓家迥殊近代國朝文錄續卷一學福齋文錄引

論古文羣推震川然二百年來得其神解者頗鮮若先生此集其殆庶幾矣乎今錄其文爲二卷

學福齋文錄卷一

雲間沈大成學子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九章解

黃帝臣隸首作竿數周公問商高而作周髀此九章之始也周禮地官保氏教國子以九數九數者九章也一曰方田以田疇界域求畝步之積實以廣輪而求方直圭梭梯斜等形以周徑而求圓橢環等田卽今丈量法也二曰粟布一云粟米粟穀也布錢也以粟稻等率求米之精麤以嘉量求糧之多寡以尋尺求帛之長短以銖兩求物之重輕卽今量倉發稅及求斤求兩等法也三曰衰分一云差分衰等差古文通也物之消者求其等而分之以物多寡求出稅以人戶等第求徭役以價直求貴賤良楛卽西洋之借差互徵等法也四曰少廣廣橫也截縱之多益橫之少故曰少廣以方法除積筭而求方以圖法除方實而求圓卽今開平方立方等法及西洋之圖容較也五曰商功商量用力之法也以堅壤之率求穿地之實以廣寬崇深求城塹溝渠之積以車步往來求程途負載之功卽今土方堆築等法也六曰均輸均平也輸送也以戶數多寡道里遠近而求車與粟數以粟數高下而求徧直以錢數幾何而求傭錢卽今津貼水脚等法也七曰贏朒一云盈不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學福齋文錄

一

天

三

足贏有餘也。臆不足也。設有餘不足者，以求隱雜之數。隱雜者，不見之數。顯者，可見之數。故以顯者推隱雜者。凡人

共買物出錢多，則有餘少。則不足。驟然難考，故以有餘不足之數求之。則人數物價，犁然而定。如每人持銀五兩，盈

六兩，每人持銀三兩，不足四兩，而知其為五人，而物價一

十九兩者，物價一十九兩，每人五兩，五五二十五，是比物

價多六兩矣。所謂盈也。每人三兩，三五一十五，是比物價

少四兩矣。所謂不足也。或五兩，或三兩，可見之數顯也。或

盈六兩，或不足四兩，不見之數隱也。雜也。其法以五兩四

兩以三兩六兩互乘得一十八兩，併之成三十八兩，為物

實另併盈六兩，不足四兩，得十兩，為人實却以所持五兩

內減去三兩，存二兩，為法除人實得五

為大數除物實得一十九兩，為物價 卽西洋比例法也。

第比例以實數求實數，而贏臆以虛數求實數。然虛數皆

與實數相較而生。贏臆之差，則虛數亦實數也。八曰方程

方比方也。程法程也。程課也。數有難知者，據見在之數，以

比方面程課之，則不可知而可知。因設數齊其分，以比方

之定為已成之式。凡法皆如之。故曰方程。其用互乘者，所

以齊其分，使其首數既同，減盡而餘一法一實，以得一數

也。法雖有三色四色，以至多色，不過累乘累減，以歸於一

法一實而已。卽西洋互乘減併法也。九曰句股一名旁要

又云重差。夕音積為句，直長為股，兩隅斜去為弦。以

國朝文錄編卷一 學福齋文錄

二

句股求弦之斜以句弦求股之長以股弦求句之濶以句  
股中容方容圓求山水之高深城塗之廣遠樹表引矩一  
望而知竿術之至精者卽西洋三角法也夫方田已舉句  
股而句股實包諸數故一章通而九章無不通周髀明而  
渾天卽在是矣

其說已具周禮疏此加暢故錄之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學福齋文錄

三

吳舍人周髀算經圖注序

客有問於余者西法何自昉乎曰周髀何以知其然也曰周髀者蓋天也蓋天之學始立句股句股者西法所謂三角也衡之以爲句縱之以爲股表而引之以爲弦正而信之以爲開方是故并之則爲矩環之則爲規圓內容方方內容圓則爲冪積弧矢五寸之矩可以盡天下之方一圍之規可以盡天下之圓歷家以蓋天不同於渾天卽楊子雲猶疑之然吾以爲蓋天者渾天之半渾天者蓋天之全蓋天者自內而觀之渾天者自外而觀之然觀天必先於察地以太陽之星景在地也樹一表而句股之數可得句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學福齋文集

四

股之數得而高深廣遠無遁形矣是周髀之術也蓋嘗稽諸考工輪人之爲蓋弓也治氏之爲戟也磬氏之爲磬也匠人之置槩也有一不出於是者哉商高之言曰智出於句句出於矩其言可謂簡而要矣趙爽甄鸞之徒從而疏解之梁方陳子又踵而述之支離轆轤如鼯鼠食牛角之類愈入愈深而愈不可出是故通人無取焉全椒吳楷亭舍人精於九章以是經之難明也寫之筆竿而繪以圖版若列眉劍然若畫井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舉數千載之難明者一旦豁於目而洞於心豈非愉快事哉是學者必宜讀之書也爲引於端以諱同志云

高密宮守坡詩集序

天地之美鍾於人其扶輿盤礴靈秀之氣不獨言堪輿者  
分南北兩域也卽論詩亦然夫子刪十五國風之詩大氏  
大河以北而吳楚不與焉是北有詩而南無詩矣逮漢魏  
六朝以迄宋元宗工大家南北嘗中分是南與北俱有詩  
矣遺山以後秦晉嵩維之間闕焉無聞是詩日趨於南而  
北幾無詩矣當明中葉時何李崛起西北邊華泉以黼黻  
之才與吳郡徐昌穀並驅爭雄沿及嘉隆李滄溟謝四溟  
接踵三齊與太倉王弇洲遙相應和一時有前後七子之  
目而南與北中分詩焉自入 聖朝東國之詩人宋荔裳  
趙清止高念東開其先新城王氏兄弟繼出漁洋遂爲齊  
魯之大宗嗣後唐豹巖田山蘊頰修來謝方山趙秋谷張  
崑崙諸公比肩林立犄角壇坫江左之士且有北面而從  
畝者而秦晉無聞蓋洋洋乎表東海者厥惟齊之風焉吾  
友高密宮君守坡少而好學於書無所不讀壯而從先公  
怡雲先生守藩於滇遠出西南徼外嘗再至京師西遊秦  
蜀中歲從先生憩廣陵去僑禾中久之亟其弟度來奉喪  
還葬復客吳越相遇於逆旅出其詩讀之雄深雅健格律  
遒勁實能聚古人之長而鑄一家之作足以振起齊風獨  
闢詩境非近世之規規滌洋者比也彼規規漁洋者求工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學福齋文錄

五

於字句以爲捷獲不知牽絲刻木神理都喪曷若吾文之  
不傍門戶自力鑪錘以追蹤古人者豈非豪傑之士哉夫  
惟水陸奔走積年行役下上三峽長江之險深入葉榆叩  
箴之區狎魚龍參虎豹觸雲霧捫星辰棧行道宿車濂馬  
瘖可驚可愕可泣可歌皆於吾詩焉寫之是乃所以爲守  
坡之詩非世之規規者所可及也古有云不讀萬卷書不  
行萬里程不可以爲詩吾友斯其人哉可以拔棘自成一  
隊繼漁洋而驤騰南北矣

高視濶步讀此令人眼明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學福齋文錄

六



往余守藩浙中課教文之士每才邵生既去而猶能憶其  
文今年春入閩生之外舅張君果山適遊於此知生以試  
見抑鬱鬱感疾死張君之女未嫁而歸守於邵氏手編其  
夫遺文既請和陽陳公評隲而序之矣將鈹復來丐一言  
余故知生者凡陳公之所論與余臯所論無異也余何贅  
雖然編其文爲未昏之婦丐其序爲歸守之女之父也則  
余惡得而無言也史傳節烈衆矣然皆在祭禰成婦之後  
未有未嫁而歸守於婿家者又或已嫁而嫠而女之父母  
且有欲奪其志若荀爽崔彥穆者今張君之女獨能明從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學福齋文錄七

一之義得已而巳而張君又能成女之志不以爲戚而  
以爲善世之論人者輒曰於古人中求之是父若女在古  
亦僅見焉可不謂賢歟梁劉令嫺爲東海徐悱婦悱卒晉  
安內史喪還建業令嫺爲文祭之詞甚悽愴見稱六代然  
考悱本傳幼聰明能屬文當日令嫺亦若張君之女收拾  
其文以垂於後則悱名與孝綽陵等矣何至寂寂到今哉  
生之聰明可匹悱而張君之女必欲鈹之而傳之其視令  
嫺一慟而他無表見者其識則過之矣夫使生得承其年  
益肆力於學又得賢婦雖鳴昧且婉婉慰勉其成就當不  
止於是今不幸短折僅存經義數十篇而鈹之而傳之出

於未共牢之婦爲之丐序者未請覲之外舅也其可側也  
夫其可重也夫

有情緒有波瀾必如此才是切題文字

國朝文錄續

卷一

學福齋文錄

八

贈陳洪璋序

嗟乎偏之爲害豈不甚哉可爲言之而太息者也是故豐侯偏於酒密公偏於召樂夷公偏於利衛鞅偏於法王安石偏於學術彼其小者亡身其大遂至遺禍於國家皆偏之害也況偏聽生奸偏愛致溺害中於幾微其後橫潰而不可救者又不知凡幾也而況於病乎而醫可以偏治之乎夫人之病有宜攻者有宜補者醫之發藥審其病而用之不可偏也宜攻而補是助惡長慝也宜補而攻是侮弱虐柔也蓋自張景岳偏於溫補之說熾世之處方無不奉爲律令而誤者十常八九其害至於今未已也今年春余國朝文錄續編卷一學福齋文錄九  
病左手指搐繼而蔓於拳上及於肩并一醫曰此血不榮筋也一醫曰此風淫也後一醫曰此老而虛氣血將竭也於是日投黨棧著朮地黃之屬無慮六七十劑而病益甚殆然柴立不能飯矣八月下旬吾友陳君退山言其宗人洪璋先生迎之診曰濕痰客於脾胃脾主四支本病而見於末邪得補而壅所以胃受傷而不能飯不亟攻之敗矣予二陳湯加稍石四服疾失其半去硝再六服而愈夫諸君療牛載病益甚陳先生數日而良已諸君藥六七十劑未效陳先生數劑而無須是何至治之不同而奏功之易也蓋診得其病而不偏於用藥其善如此且人故有年少

而病虛者亦有老而病實者醫當察其病之虛實不當臆  
其年而發藥也病未去而驟補之譬猶盜入而閉門火方  
作而猶厝薪也是皆景岳誤之也嗟乎吾安得盡如陳先  
生之不偏者而與之論醫也哉爰書以贈之

可以爲鑒不獨精於言醫

國朝文錄

續

卷一

學庸齋文錄

十

福州府重浚西湖記

出迎仙門三里直福州之西北隅有渠若鑑而掬泓然深  
綠以流者晉大康間郡守嚴高所鑿西湖也初高既拓新  
城於越王山之陽闕地爲二湖所以承傳城諸山之水吐  
吞海潮汐醜以溉田兼收魚鰕狸互之饒其利甚溥在東  
北者曰東湖在西北者曰西湖也唐貞元十一年觀察使  
王翊復鑿南湖於郡之西南實引西湖水以達於東南蓋  
其時四郊之田無不被三湖之利前人之功偉矣宋慶曆  
初奸民蠶食其中東湖湮而西湖亦微農以爲病於是吏  
始議浚蓋一浚於嘉祐載浚於熙甯至清獻中趙忠定公  
國朝文錄續卷一學福齋文錄

十一

奏請大浚湖利稍復由宋厯元寢而不闢東南二湖俱廢  
而福人所恃以備旱澇者惟西湖矣明萬曆十六年知府  
江鐸重浚如北門偏引湖水入城今北水門是也迨  
後提學僉事熊尙文按察使陳邦瞻相繼清理副使李思  
誠出私錢建牖之西北二牖是也洎入 聖朝先後使於  
此而治之者康熙癸亥則姚公啟聖金公鉉癸未則金公  
世榮梅公公蓋百年以來湖旋治旋湮而自癸未迄今  
又四十有七年矣高之湖鑿其周二十餘里忠定浚時已  
隘什之七八萬厯重浚加隘焉癸亥癸未之間兩浚猶隘  
也今則更加隘焉矣蓋厯世久遠盜湖之奸不止而畚甫

之役惟艱未易言也乾隆戊辰春余自皖移閩初至天久不雨西湖之淺可涉福三面負山前臨江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爲渠以承之則西北諸山之水索有鍾而溢有泄今東南二湖旣塞難理而西湖又不亟爲浚復民何賴焉會督府喀公將有事於茲因與藩伯永君集議而命守王君董其役農隙水涸工遂以興始於十一月二十日逾十二月晦而竣糜白金二千二百有奇蓋新爲隄一千三百六十二丈五尺以步法計之湖之存僅七里餘其疏淪餘工則培城隍布牂杙樹楊榆修環隄之梁曰長河梅柳湖津賢能兵者五水所由注湖之道也完西北之牘北仍故國朝文錄編卷一學福齋文錄

惠此一方之農俾嚴與鄴侯抗迹於無窮凡爲使者職也  
余何能無望於後乎喀爾吉善永君甯俱滿洲人王君  
瀟三韓人權通判徐君熊占余同郡人其在工之令丞牙  
校姓氏及理出占鬻畝之數租穀與夫材木之利別鑿於  
碑陰

原委深長指數歷歷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一

學編齋文錄

三

宛在堂記代

有水榭數楹出西湖中環以梅花望之若玉浮而雲上者  
吾曹新築宛在之堂也明萬曆時郡人傅汝舟高激築室  
偕隱於此曾采蒹葭詩題其堂後地而名傳湖上兩公皆  
詩人行甚高凡來遊者恒以不得覩斯堂爲憾蓋近二百  
年矣己巳冬中丞晉陵潘公浚湖溉四郊田樹桃柳於隄  
而葺湖心開化寺將與吾福之人永其利而其樂乎此也  
於是郡薦紳相與謀曰湖鑿於晉太守嚴公踵之者厥惟  
唐觀察使王公宋知州察公趙公皆有造於福者也而昔  
吾先正若林員外子羽曹學士石倉徐隱君父子故嘗觴  
國朝文錄續卷一 學福齋文錄 二四

咏茲湖之濱傅高二先生則築室而居者也以湖之日塞  
農失其恃公復爲之而又爲治屋宇蒔花木爲娛遊之所  
則夫臨眺湖山俯仰今昔畢然興甘棠之詠而起伊人之  
思者不乏矣盍亦繼公有作以樂公之樂乎爰相址寺之  
掖輸材召匠遂築是堂祠前之勤於湖者而諸先正祠有  
亭有廊繚以周垣種梅於其外經始次年春二月至秋七  
月告成永福黃任諗於眾曰湖之雲容山翠晨夕異態花  
氣迷濛浮水而白時鳥之飛鳴遊魚之灑潯與夫歸樵行  
盂或蓑而牧或柳而漁凡吾耳目所接而騷人遇客所矜  
爲奇勝者前此一若散而莫之屬而今則盡聚斯堂焉則



二百年遊者之願其因以頓慰乎幸生盛平日飽食而嬉  
比我父兄子弟胥樂公之樂也且自嚴公以下靈爽式憑  
則報功而觀型者存異時遊者欲攷湖之故斯堂足徵矣  
請卽以宛在署于楸其可乎衆皆曰然則又諭於衆曰西  
湖詩境也傳高二先生詩人也昔白蘇守郡澳淩西冷而  
杭亦多處士勝流放浪乎山間篇什流傳稱於後世公出  
翰林所至粵浙及皖輒興西湖之利今殿閣復有是役而  
斯堂又皆詩人所爲食德忘施襲名遺實吾曹恥也盍以  
時來集歌 盛代之風而宣令聞無窮其可乎衆皆曰然  
詩於斯者吾友游心水紹安林蒼巖正青鳳溪緒光培根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學編齋文錄

圭

其茂李霖頓雲籠而余黃任莘田亦與焉陳德泉樹滋吳  
茹原履泰乞身將歸竣其至招之則五益三而得八人可  
以援筆而賦矣

似脫胎歐公有美堂記而文情更勝

杜使君治行記

杜使君補堂壯歲由真定府通判起家游牧遵化通二州  
歷守浙之甯紹杭直隸之河間四郡皆繁劇雄望所居恒  
見稱述乾隆庚辰致仕歸蓋前後七政閱二十六年是年  
六十五矣使君爲人方雅明察而內敏少喜讀書講求經  
濟洞悉古今因革利病故臨事屹然不撓庶政無不舉而  
尤以風俗人心振挈名教爲先務其治行之焯著者在通  
州以故相魏藻德迎降李賊不忠於明請毀其王罷晉宗  
之祀州有已豁油酒稅在城廂及張家灣者坐糧廳猶徵  
之商民以爲苦使君列上倉場得旨永免州城河岍圯漕  
艘挽繆下上破民屋施犁婦子驚擾使君請帑修復直抵  
張家灣居人無虞安行而至州爲廩廩所聚嘗奉臺檄索  
運宣化賑米右北口兵糧密雲倉粟尅期而集市不翔踊  
久之九門提督劾部主事某同州牧受賕短佑木直刑部  
獄上屬實使君無絲毫染事大白於是拜甯波之命通直  
畿東天庾儲峙旗民雜處 內府使車旁午號爲難治三  
年之中數易長吏而使君視事歷五稔且以升秩行近今  
未有也洎移甯波半載卽改紹興郡署土地祠向祀越王  
使君以爲慢遷其祭於專祠圖范蠡以下九大夫祔葺劉  
念臺先生叢山書院卹其後人會山陰縣請修三江牖

出錢以佐費使君爲言牘乃明湯公紹恩立經今三百年  
蓄泄如常其下山石難動萬一工不及前有害農田且派  
擾病民大不便制府避其議遂罷庚午調杭郡居二年坐  
前在通州造冊事鐫級蒙 恩引見天子察其廉能俾守  
股肱郡河間故無書院使君始至諭於衆曰此獻王舊封  
毛公董子之故鄉書院爲長養人材地太守責不敢弛因  
率官屬相址興作招下縣子弟誦其中脯脩膏火之資  
皆官自出一日按部至肅甯偶過福田寺魏奄祖墳香火  
院也屬鼻窅然猶峙道左使君立呼鄉民踏其碑夷平其  
壟而去聞者快之丁丑山左大水上齧畿輔景州城不沒  
者三版使君縛筏入城露處風雨中督率吏民晝夜墜塞  
城得不壞水既退周行賑恤吏不敢欺勞徠復業是歲災  
被河南北 天子軫念焦勞 德音累下有司奉行唯力  
而大農第荒政以使君爲首使君所更州郡皆盤錯踈鑿  
處分左降之案無歲不有賴憲長李敏達孫文定高文定  
及今宮保方公皆倚毗大臣爲 上别白言之然實使君  
之履正奉公持法平慎其所施設莫不合於物宜有以結  
至上之知治有理效爲時良二千石以輩古人斯亦漢世  
召杜之倫也已余往遊杭當使君去郡後其民猶謳思時  
時爲余道杜使君而余老健忘不能臚載以是知賢使君

之治行所遺尙多余特書其數大端缺他日操史筆者采焉使君名甲江都人今年七十有一

中揔一議後又找一議此公固卓然傳人此筆亦綽有  
史法

國朝文錄續

卷一

學子福齋文錄

六

學福齋文錄卷二

雲間沈大成學子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武進茅氏先像贊有序

親沒而圖像以事之宋人訶爲佛者之遺余嘗蹶然不安其說楚辭象設君室靜閑安此則戰國固有索諸幽而爲之者此時佛未入中土安得援以訛議乎蓋上古之人樸故以尸事其先而不以爲疑戰國之人漓矣必有卑易其子姓而跛倚以臨者於是去尸而爲象惜乎獲麟以後紀載中絕僅見宋王之招魂復爲王逸無識譌注此變古一大事而禮官失於攷正可歎也夫儻然必有見乎位肅然國朝文錄續編卷二學福齋文錄一

必有聞乎其容聲孝子不忍死其親何所不至歲時將事杳冥恍惚若或見之況有儼然臨於其上者所謂昭明君蒿悽愴不藉以愈起其愛敬哉故尸禮廢而象設興孝子不忍死其親也晉陵先生諱某以法家言遊粵諸侯爭禮致之客珠厓者最久歸里始卒往余在南方習先生名而未得見今重入閩遇其令子彙征以遺像爲請乃知天下事皆非偶然也夫先生懷才未試而有子讀書著文雖在逆旅皇然思有以發露先人之隱德其不忍死其親有足勸余之感者因推原象設之始而系以贊曰

有豐其容而葆其真胡才之沛而卒客以淪於乎是將啟

其嗣人

尸禮廢而象設興一言破的文亦精潔何減震川

國朝文錄續編卷二 陸福源文錄

二



黃莘田任紀曾祖遺集詩卷書後

有明崇禎七年始考選推官知縣充翰林編修檢討官永陽黃坤五先生時在選中或者以爲非翰林故事嗚呼彼惡知翰林之故事乎特錮於門戶之習而爲是異論也考翰林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脩顧問出入侍從唐元宗時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洎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又選朝官有辭藝學識者入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始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宋元豐官制行百司事失其實多所釐正獨學士院承唐舊典不仍然其時居館職者必試而後授蘇文忠公召試二論復入三國朝文錄續卷二學福齋文錄三

等得直史館是也卽以明言之陶安以知饒州爲承旨矣陳獻章以舉人官檢討矣此獨非翰林之故事乎而必執庶吉士館選之說者此井蛙之見小夫之言也且以天子用人而羣得操一切以議其後門戶之弊其悖遂至此乎甚矣明人之好爲異論也夫翰林之重於世者辭藝學識耳卽先生一人而文章氣節炳炳然照古今若是果何負於翰林哉先生之曾孫任性行高潔其文斐然有祖風因其屬題是卷慨然及此亦以見先生之自立於天下後世者故在彼而不在此也

甯海將軍惠獻貝子功德碑代

維天篤生

聖皇肇造區夏奠安神人以開億萬世無

疆之祚則必誕毓忠勇材智之臣近在宗藩爲國宣力以保乂我王家其殊尤偉蹟旣彪炳天潢巍然玉牒矣而

盛德在人謳思尸祝愈久而愈不能忘若閩人之戴甯海

將軍惠獻貝子豈非亘古今塞穹壤與周召比烈者與康

熙十三年耿逆拒命阻兵謀以閩應吳尙二逆浙東所在

告警

聖祖仁皇帝知貝子神武素有戰功殲海寇鄒

國柱於漳泉閩人憚其威名特拜甯海將軍偕和碩康親

王督師討之秋八月大軍至杭州是時精忠所遣僞帥曾

國朝文錄

續卷二

學福齋文錄

四

養性已由福甯渡海陷溫逼台別攻處州矣貝子與康親

王計議急浙而緩閩浙東平則逆賊無藩籬之固閩不難

破也遂與王分兵趨台州台之屬縣已爲賊據時出抄掠

我糧食貝子至首復仙居十四年五月遂從間道入黃巖

颺賊於樂清上亭嶺水陸夾攻賊大敗潰去九月樂清太

平青田荆磐五城皆下初貝子之分兵也紹興之曠縣亦

陷於賊別遣將攻下之因撫定其民於是杭台數百里道

路無梗故得一意討賊十五年二月貝子已解處州之圍

遂引兵而東是時養性聚平陽瑞安石塘羣盜於溫尙十

餘萬貝子親臨行陳連戰敗之進逼城濠沈其船於江賊



皆溺死曾養性裸而跳遂克温州養性既敗收合餘燼走  
保得勝山掘塹爲濠引水環之連營固守貝子乘大霧潛  
師登山將士皆踰濠苦戰賊不得出復大敗遂定溫溪石  
塘雲和行收龍泉慶元等縣賊氣沮散降者相繼而精忠  
遂坐困於閩凡大小之戰百餘得府縣城寨百五十六斬  
其文武僞官九百六十五人其朱飛熊吳長春九賊驍將  
倚爲腹心者也生降其士卒四十餘萬鹵獲軍資器械無  
算悉定紹台溫處四郡之地貝子已定浙東遂引兵由慶  
元問道入松溪與康親王會於建甯賊望風宵遁九月進  
攻延平賊將耿繼美郭忠孝等猶城守不下貝子不忍閩  
人掬刈之慘遣使許以不死繼美等遂率僞官六百八十  
人兵一萬一百二十人民十一萬二千一百三十七人開  
門出降先是海寇鄭經規取福州所遣僞都統徐堯有賊  
三萬軍鳳山嶺上貝子旣至揮將士急擊之賊望見我軍  
旗幟怵於漳泉之威不戰而走連拔其營十四斬獲過半  
窮追四十餘里於是狂醜震恐面縛乞命興泉漳汀相率  
反正兵不血刃而全閩底定矣貝子御軍嚴整用法無私  
知人善任使又能與士卒同甘苦謀定而後戰故所向有  
功所攻必克方貝子由桐溪出青田身先諸將手牽所乘  
馬以渡失足折其指軍行之次帳幕不時至露宿野外蓋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學福齋文錄

五

自督師以來浸冒寒暑踐履險阻出入於深山窮海之間  
三年不少休以是積勞疾作至建甯乘舟而行鳳山之捷  
猶強起力疾督戰大功甫就而歌虞及焉其盡瘁定國不  
以死生疾病牽其志故士益感動用命當王師之入閩  
也貝子疾已甚而教誡將士所下城邑民老幼婦女不驚  
市不易肆農不去田旣俘精忠振旅入福州四郊晏然不  
知有金革之事嗚呼仁義之師轉溝壑爲衽席貝子掃殄  
之功在浙而生全之德在閩矣乾隆四年鎮國將軍德公  
以閩浙之節式莅茲土實惟貝子之文孫爲世大儒用能  
克紹先德以仁義爲治文武率職邦人大和因議建貝子  
國朝文錄續卷二 學編齋文錄

六

祠於烏石山之陽以祀春秋從民志也逾年八月之朔某  
奉命來權撫事而工適竣因得虔修時祀有金溶老人自  
言少時曾見貝子於軍中歷歷前陳其事僚吏將佐肅然  
動容階下之人有泣下者旣藩臬之大夫龔石來請文夫  
以貝子之豐功盛德勒鐘鼎而垂史乘聲光爛然豈某弁  
鄙所能爲役惟是博徵文獻實以老人之言而知閩人之  
心之思之久其何可不書以慰之也系曰  
上帝降鑒活此下民 真人首出電激雷震函夏耆定航  
索悉臣聖子神孫式叙三辰慶流屬籍角定振振曰天生  
德甯我兆人閩有凶慝彼昏卒狂煽脅醜類繹騷南方與

滇粵賊蟠結披猖肆其機牙而拒斧斨遂犯浙東以搆江  
右 天子曰浴我撫之厚而敢同逆其胡可宥玉節金鉞  
貝子是授貝子拜命書師於杭天兵四臨賊氣沮喪靡蓋  
所指我武孔揚遂落其距亦搯其肮藩羊穴鼠散遊犇亡  
浙東既盡師次於閩自建臨延盡降其軍狂賊失據自縊  
牙門聞地悉定重爲王民 天子有言布我恩信罪止其  
魁餘無所問既掩鬪骸既卹既賑門迎子女伍戢兵刃吾  
粲吾粥吾楮吾襦吾有家室貝子予之貝子之來爲閩除  
賊功成而薨閩人大戚年歲有極吾思曷息是作新廟道  
山之陽其筵肆肆邊銅大房何以薦之黍稷臚膾孝孫來  
國朝文錄續編卷二學福齋文錄 七

服

先定浙而後取閩老謀壯事兼而有之末以老人言作  
證尤善

通奉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贈光祿大夫敏惠潘公神道碑

特贈光祿大夫巡撫福建副都御史河陽敏惠公葬在常  
州陽湖縣定東鄉姚官巷之原今大學士同郡劉公實爲  
文以藏諸墓初公之薨 天子眷念封疆勞績 特予

祭葬易名晉階列祀賢良用一品例 恩封三世粵自癸

酉公葬至今乙酉十有三年 聖駕南巡必蒙 恩遣大

臣卽家致祭優渥之典在右希邁茲將有事墓隧之刻公

之子振塋振煥來告曰以墓前石相累此先大夫易簀之

言也今者三拜 盛典光賁泉壤凡所以樹墓上而垂來

國朝文錄續編卷二 學編 齊文錄 八

葉者不可再緩敢申遺命以請余辱交公久感臨沒之屬

又以賢嗣之勿忍忘也乃不辭謹爲序其實而繫以銘序

曰公諱思桀字絜方別號補堂常州陽湖人其先出宋武

惠公有判常州而卒官者爲繼周公始占籍宜興明洪武

初徙郡城曾祖諱毓靈曾祖妣吳氏祖諱禹謨祖妣沈氏

考諱滋漸天長學諸生妣陸氏潘在郡城者累世隱不顯

後以公貴自祖以下皆贈如其官妣皆贈夫人公勤學慨

然有志於用世蚤歲食餼雍正癸卯舉於鄉甲辰成進士

選庶吉士明年改刑部陝西司主事丁家艱歸起復補王

事升貴州司員外郎充己酉順天鄉試庚戌會試同考官

轉現審司郎中出守廣東之南雄考最擢海南兵備道調糧驛道就拜按察使遷浙江布政使奉命巡撫安徽移鎮福建居五年薨於位此公之所履也公性敏決明法律練習吏事力持大體而汲汲以宣朝廷德意經國澤民爲務故所至辦治而輿望歸之其在西曹獄獄常至夜分飢則探懷餅淪水而食每隨尚書入奏事先帝嘉之在南雄大水將敗城公禱神危橋俎未徹而橋崩露宿埠坵督吏卒縛筏濟溺者在瓊深入五指山安輯黎衆劾一帥一守之殘瓊人者洎秉粵臬飭綱紀端風俗揃貪蠹鉅豪猾所部肅然而理冤獄尤多會久旱奸民數百爲羣入市

國朝文錄

續

卷二 學福齋文錄

九

強取米穀公時方疾起坐堂皇立捕數十人至痛杖荷校以徇守藩時甲子浙東大水壞田廬漂人畜無算公出臨錢唐江收流棺瘞浮尸發運銀粟分在振恤其秋蕭山民匈匈渡江公曰民飢當哺闕則亂民也嚴懲之自是迄麥登無一人敢譁者其撫安徽也當河決淮淝之後鳳嶺泗皆災公前後請發庫廩百萬有奇拜疏親行督賑昌風渡洪澤湖舟幾覆不爲動歸奏調劑三事曰課農桑疏溝洫稽流移其言溝洫尤切得旨俞允將次第舉行而拜移閩之命行矣閩爲巖疆庶政繁委民情囂獷相尚以鬪訟盜匪數起公廉得其三名髮櫛而草薶之書見官屬衣

披案牘早則步禱潦則按郵又以農隙巡行海防周閱戰艦朔望入書院與諸生講說經義如是者歲以爲常勞積疾作而不少止也在閩四年餘一朝京師六蒙 召對中外知 上倚任益專蚤晚期公之枋用矣公之所蒞以水利爲農田本嘗欲大治餘杭之南湖上虞之夏蓋湖壽州之安豐塘上江之滄渦淝茨沙灘諸河均繪圖商功皇然爲斯民網繆牖戶計皆以離局中輟惟修甯德之東湖開良田萬畝復福州之西湖慨其旁數千頃幸得竣居恒與客言嘗引以爲憾也公爲人厚重寡言笑未嘗見喜愠之色臨大事能斷血吏民若一體處公務若營其家愛士育國朝文錄續編卷二 學福齋文錄 十  
材惟恐不及於世間嗜好泊如也故臯復之夕賓哭於次士哭於塾民哭於塗卒哭於火伍其感人之心如此夫以天子之嚮用海內之慕仰喁喁者方跂以爲相而公齒位遽訖於是豈修短之數不繫於人耶公治諸經尤邃於易獨能探荀虞之旨嘗謂後世知有漢學者賴李鼎祚易解存耳自建節卽不攜眷之官公餘日閱注疏及徐氏經解箋釋塗乙出入一童抱畢牘自隨有得卽疏之每語學者曰學必求有用凡象緯方輿厯竿鍾律水利農政何事不當留心又曰士君子當以砥行立身爲要若詞章撰著抑末耳故自去翰林益講求經濟學術雖以成之蕪陋一燈

熒熒相與考訂論辨反復如老書生其虛懷好學有古人  
所難者公生於康熙三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歿於乾隆十  
七年二月十七日享年五十八配陸氏封夫人長振瑩  
見署來安知縣次振煥太學生女一適同里錢郇撫女二  
一適江都許式紹孫一松筠邑諸生公起寒素幼從師讀  
書嘗至市易薪米或遇雨雪衣履盡濕逮後通顯洗手奉  
公終身非共賓客食不重肉衣或滌紉丁卯以皖撫監臨  
江南省試日進供給視舊減過半鄉人榮公而彌佩其清  
節也公之它行具詳劉公所作墓誌中余惟就素所稔知  
者書之竊嘆公之長德鉅望中年奄逝未究其用世之志  
國朝文錄編卷二學編齋文錄

十一

爲天下惜也銘曰

晉陵之墟厥生偉人蓄極廼宜其祉宜蕃烈烈潘公爲時  
名臣原本六藉蔚爲經綸清勤果恪立朝當官于皖于  
浙于粵于閩甘棠蔽芾諷頌在民公之守郡召信杜詩公  
之建節韓洸孔戮天子之毗儒者之師台輔之望方

鎮之規胡奪之年未究其施瞻彼峴山今古同悲迹公所  
行無媿三立觀之門內克諧而翁中外嫺黨亦睦以輯不  
遺簪履不寒車笠推其惻怛仁煦幽蟄掩骼埋醜萬鬼感  
泣緬公之存任兼股肱逮公之逝禮備哀榮天子省

方三荷寵靈龍章牲幣崇於大烝刻詩豐碑惟覈斯徵

子子孫孫善繼善承

叙宦績簡核未補水利一節彌見精神

國朝文錄續編卷二學福齋文錄

三



孝潔周先生傳

孝潔周先生者名吉士字藹公明儒萊峰先生六世孫也幼穎異旣冠爲諸生旋居太公憂執喪孝聞里中周氏自萊峰以來家厲清素至是益貧困先生刻苦讀書授經奉母自課其兩弟老屋短籬門外卽田薄喜學徒散去獨步阡陌日黃欲陸顧影太息皇然思紹先世之學行其未達時已然矣雍正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改庶常世宗憲皇帝欽卹斥獄選廷臣有清望者爲部曹遂授廣西司員外升廣東司郎中兩充丙午丁未外簾官其在刑部提牢也嚴束獄卒毋許虐罪囚躬給衣糧周視羣梏爲省其國朝文錄續編卷二學福齋文錄

疾苦冬月被羊裘一袂攜燈夜巡行園土中曉鐘動始返水索索滿身也性仁恕所讞爰書當於法而止惻然嘗欲求其生督撫閱實而情有疑者尙書或卽據爲奏則執之甚堅嘗語其僚曰迂吾自知吾守三尺而已其兩爲外簾官也闈吏皆浙人猶賊叢姦在事者鄉一切委之先生旣受命晝夜不交睫親督羣吏目營手理心力並至吏出告人曰周公當官明察屹不可搖宜在刑部有聲也先生身雖立朝而時念母久之積勞疾作瞻岵益切明年遂請假蓋自甲辰通籍至戊申歸家居奉親又三年而申太宜人沒先生自是遂不復出矣先生旣歸環堵依然餽粥不

繼而處之晏然閉門埽軌未嘗一入公府日與子姓門人說經論文以爲娛海上富人之喪持五百金請往護視是時冬盡大雨雪窘甚或勸姑一行先生笑不應其人持金去迺曉人曰吾豈不知留金可佐衣食邪然吾守先人遺訓久吾不可一日辱先人先生修髯高顙戍削骨峻嶒目炯炯有光交友接物藹而春溫于利與義畫然刀截水決母疾露禱北斗下兄弟同居至老彌篤視從子如子子爲諸生將授室而殤從子苦學繼殤明年復有吳宜人之戚死喪之感哭泣之慟故齒止六十而鬚髮盡白體血枯瘠以至於遽殞焉生平手鈔易書經俱有發明族父某隱於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學編齋文錄

志

山博學君子以是嘗往來山中聞與故中允黃公之雋及里中同志聯吟樂志晚妾生二子曰之潮之澄先生素病瘁庚午轉劇而講誦不廢今夏六月三日猶能與客燕語送之出戶夜二更漸覺氣促呼兩弟椿培士前曰明晨我當別若去矣生死故有數骨肉情深不能不淚墮耳端坐至雞鳴奄然怛化夫以先生官翰林不得典文章爲尙書郎不得出領郡居薦紳列三十年不得葺一椽置一田飢寒拮据以終其身始一子才而天晚幸有二子而不及見其成立也於乎天可問乎系以贊曰

先生嘗官西曹矣不書其官嘗自號漁山矣不書其號而

書孝潔先生者詩白華言孝子潔白也先生天性孝友凡  
一介不取皎然獨善其身懼辱其先人也可謂潔矣  
散叙總收不堪卒讀然其賢卽具於此矣

曹先生傳

嗚呼師道之不立也爲至人者視同衆客不以師爲重爲師者不以師自重而詭隨傾側以自媚於至人一切不以教子弟爲事於是師日卑至人日驕而子弟之成焉者寡矣是兩失之也吾觀太原王公之禮其師亡友曹先生仙李之報其至人有可以爲世法者焉君名王在郡之上海人曹氏爲縣著姓吾師朱且平先生乃其外舅而諤庭侍御其從兄也問學制義授受有自甲寅之春與余同遊嶺南客學使王表丈東麓所繼余去館太原公越一年公聞曹先生名迎以爲諸子師大合樂置酒賓客咸會公具公服拜之庭之上坐指爲衆人曰此江表曹先生海內名士卽僕亦當師之君遜謝不敢當而公終席未倦旣罷君私謂余曰我館人多矣未有王公之禮我若此也吾何以報之自是生辰及歲朝節日公必具公服拜有疾晨夕往問暇卽至館與論文史蓋由粵去閩迄公之薨如一日也公旣歸葬蜀其家僑濡須君將渡江其妻弟補園少詹招之試京兆君曰王氏諸子學未成義不可它去且援親戚以就功名非吾志也後公家仍返蜀而君以疾留逾年其家以鄉無碩師也書來言故嫌於道遠家貧不敢彊之行君欣然治裝携其長子閒闕入蜀有沮之者曰此吾報王公

之日也卽死無憾去數年歸過余曰王氏諸子學皆成其  
季汝嘉汝璧尤刻苦趾美吾可死見王公於地下矣久之  
君病卒汝嘉發解蜀中汝璧以丙戌成進士官銓部贊曰  
昔宋之呂正獻公以焦先生爲子弟師故其家皆修儒行  
致顯仕吾觀太原公之於曹先生可謂後先一轍矣然焦  
先生悻直使酒難近而曹先生退讓樂易溫然篤厚之君  
子也豈不尤可法哉

洵哉可爲世法妙在他端不贅一語只于贊末補一筆  
之謂潔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學福齋文錄

七

王先生傳

先生姓王氏名士芳字南亭浙之臨海人其生在順治十六年己亥距今乾隆三十五年庚寅百有十二歲矣吾聞右有兀者也而王先生以其道也數令之齒無有逾先生者也而王先生則以其年也在而道卽在焉先生家萬山中父曰某祖曰君極世業醫將乳父夢有蒼頭種髮者僕而南來已而先生生故字之曰南亭志瑞也康熙十五年耿精忠反閩中其逆黨曾養性犯台州先生之祖奉憲獻貝子命往諭賊被害先生從其父奔哭乞師夜襲賊營畏創苦戰大兵繼之賊大敗走温州已而貝子薨於軍功

國朝文錄續

卷二

學編諸文錄

六

不及叙遂歸家貧讀書賣藥以自食爲諸生屢試不利久之父卒妻亦旋卒以是益困然一日入其郡之松山路旁遺鏹百餘金先生偶行見之意必有急所墮坐守不去日莫有哭而至者詢之則驚產以贖父罪金失將死於此先生急出金還之其人欲分其贏先生笑謝而歸是夕竟不能舉火家人嗟怨先生處之自若其勇於孝義如此乾隆十九年先生年九十餘始以歲貢選遂昌縣訓導越六年辛巳循資引見上以其年老特進階六品在京恭祝聖母慈壽拜表裏宴饌之賜與晏得贈二代壬午乙酉聖駕南巡溫旨勞問並令朝見皇太后拜數珍珠綺之

賜

皇上親麗宸翰錫予之丁亥致仕家居次年戊子先生年

百歲得 旨建坊優加銀帑今年之秋以祝 萬壽朝京

師蒙 恩召 見 欽授國子監司業在籍食俸 特旨

嘉獎依古以來學官小臣受 恩之渥未有若先生者也

先生有子四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元孫七人來孫八人

昂孫一人一門之內七葉相見有轍固之學術有馮唐之

知遇有召公誦之遐壽詩所謂福祿脆之者先生斯其人

與先生童髮飽昔健步善飯日光弈弈淫視人有迎之欲

者無不赴能作壁窠大壽字所至人爭求之問其服食導

國朝文錄續編卷二 學福齋文錄

九

引之說曰吾惟知屏思慮節飢飽順天和而已嗚呼先生

之於道何如哉或又言先生嘗見巨魚暴於陸取而投諸

水斯須雲霧晦冥中若蜿蜒而升者又嘗夜行大橋俯視

有物龐然伏其下既過數武虎突出吼躍去台人傳以爲

奇然吾觀先生復讐急難累更倉困危苦而不改其素其

大節有過人者彼所稱事近怪異君子所不道故從畧焉

贊曰古者至治之世物效其祥卽草木之無知亦能烝出

芝菌以爲瑞故黃髮兒齒之老優游康衢歌詠太平是豈

人之爲哉皆上之德化有以致之也蓋朝有 萬壽無疆

之聖王斯野有百歲有羨之儒臣以觀王先生之年彼安

期倥侗之倫何多讓焉美哉希世之瑞也  
此之謂人瑞文亦彬雅

國朝文錄續

卷二

白子蘭齋文錄

三



金貞婦傳

貞婦姓張氏郡之華亭人明東海翁之九世孫女也曾祖某杭嘉湖道祖某鄧州同祖母金氏故相國文通公女父澤樹國學生母陳氏貞婦年十二父母俱沒而歸於金生景山未昏而夫亡其曰婦奈何雖未交禮而已見於君姑也通典有云時屬艱虞急於嫁娶因拜舅姑遂成婦道此東漢以來之拜時俗之所謂養媳夫是以婦名之也景山之祖母郁氏年二十而寡無子以從子某爲之後娶亦張氏貞婦其姪也年二十八而寡有子二長卽貞婦之夫景山其幼殤婦性莊而少容入門之後生未嘗一顧年及國朝文錄續編二學廂齋文錄 壬

期其母欲爲成昏而生故遲之婦不以爲怨逮病婦奉湯藥斥不使近輒泣而退生將死指而告母曰若非吾耦吾死必嫁之婦大哭以頭搶地曰我身已歸於金矣豈可貳或以夫不見答爲勸者曰我知夫死婦守而已不知其它且太姑君姑誰爲養若必強我請卽死是年始以哭子故沒又八年而太姑沒又若干年而婦始沒其齒已六十六矣日夜紡織足不踰閭族親有迎者亦不赴旣葬其夫之父母祖父母又築生塋以俟祔其生康熙丙子其沒乾隆辛巳其守節蓋四十二年夫貞也者固也以婦處人倫之變而能生死不渝始終一節以無忝其所生可謂固矣其

私謚以貞也宜哉其沒也鄰人哀而葬之其家在大泖中  
青浦之小貞鎮也贊曰

吾觀傳記狼曠之死敵莠朱厲附之狗國鮑焦之立槁是  
三賢者皆欲以媿後世之君不知其臣者若金氏婦其夫  
之不知之甚矣而卒守貞以入地誰謂一弱女子而不可  
與古烈士並傳哉嗚呼難矣

此事與吾外祖之言祖母熊太君相似余當代作傳直  
書其事而其族人不以爲然竟欲諱之亦可怪已

貞義王媛傳

貞義王媛建寧府之崇安縣四隅里人父元豹諸生也媛年十八邑子盧孔委禽焉其翁廷亮亦諸生聘三歲孔病死父隱不使知久之廷亮斃其子槻過四隅里中家人出覩媛覺大慟脫簪珥易縞衣告父母曰父教兒讀書婦人之義夫死不嫁兒雖未成昏然心已許虞氏子矣今沒兒當往守虞氏父不聽媛退欲求死母甚愛之晝夜防護然幾死者數矣事稍稍聞虞氏翁至與元豹反覆闢說媛曰兒知從一而已不知其它大人必奪吾志有尸歸虞氏耳言已慟絕於地翁度事無可奈何曰吾子累若矣吾豕子

國朝文錄

續

卷二

學福屬文錄

三

媛生有次孫爲孔後卽迎若歸耳是日內外姻黨里長者咸會無不慟風泣下者自是獨居小樓爲位晨夕然香飲食必祭未幾廷亮卒媛奔赴持服虞氏族人執翁前言卒哭乃反乾隆六年襲之次子朝儀長矣兩家共立爲孔後來迎媛於是設祭告孔率朝儀徧拜曰吾今始得爲虞婦可以見吾夫地下矣旣歸虞氏事君姑如其母處妯娌如姊妹虞氏家衆皆敬憚媛而媛少依母是時父已卒母思女媛閒遣省母云初媛旣從父受學通經史父沒教其三弱弟皆爲諸生其教朝儀亦然乾隆十五年秋七月闢大風雨山谷水出橫流將入樓母不在家人走呼避高原媛

曰吾未亡人也此樓一下胡以見兩姓之人吾死此次日  
雨止旁屋皆崩圯而小樓巋然積水中媛端坐無恙也崇  
人驚相傳告明年春樅陽陳廷鈞秉文自崇來爲余脩言  
之且曰崇人士將爲請旌而令墨以虞氏之無賄也壅不  
聞余爲言河陽公讓令具文書是冬公拜疏於朝而屬余  
爲傳其事

此可謂從容中禮矣與吾郡朱貞女相髣髴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學禮齋文錄

三

徐媛傳

徐媛名映玉字若冰蘇之崑山人父錦川翁始遷郡城媛  
嫁孔氏從良人僑居浙久之還吳徙香溪上年三十六以  
厄卒媛幼警慧柔嫵靜莊喜讀書稱詩巧鍼縷佩服櫛珥  
必修潔初生時母夢梅花一枝墮於庭長而愛梅向花開  
行吟其下每風雨至顧而泣若有甚傷於心者家人竊怪  
之父善弈媛旁觀覆不失一學琴得虞山指法既嫁曰此  
非婦人事也遂輟不爲其父母以無子依壻居媛奉舅姑  
處姊妯遇宗黨姻戚內外無間言不以親在夫家爲嫌也  
甲戌春余遊武林見媛梅花詩偶爲更訂數字媛見之喜

國朝文錄

續卷二

學福齋文錄

二五

曰此真吾師也遂來問業稱弟子蓋至於十年余往來  
吳中館其家嘗留惠徵君松崖飲媛入厨治具或以爲腆  
曰吾重惠先生之經學也它日戚有爲縣者飯其舍或又  
以爲儉曰若徒知取科名耳安得儕惠先生哉嗚呼世惟  
崇勢位趨財利矣媛一女子能審輕重若此其識豈不出  
於尋常萬萬哉媛自學於余漢書楚辭文選古樂府歌辭  
皆成誦能通其義閒問偏旁說反切習筆算每見余行篋  
善本書必借得挑鎔校勘祁寒酷暑勿恤也然其生平多  
愁善怨俯仰太息中鬱鬱不自得用是疾作更三稔滋劇  
將死泣顧父母曰兒命薄死無憾惟吾親之養不終銜恨

入地耳鳴呼其可哀也矣媛有一女蚤天生雍正六年三月十一日歿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晦旣斂庭梅及盆盎所蒔者一夕萼盡脫家人驚歎以爲平時顧而傷心者蓋預徵也其所爲詩有南樓吟藁若干卷惠徵君序之贊曰昔南豐曾氏之志周夫人以其喜書史好爲文章日夜不倦如學士大夫有詩七百篇年二十有六而卒媛之詩不逮周之多而好學刻苦與周同然周膺冠帔育裔嗣而媛賦命不辰終以幽憂致疾死何遇之相懸若此也嗚呼豈非天哉

此可入後漢書列女傳矣文亦雅

國朝文錄

續編卷二

學福齋文錄

三

請通典職官

余讀杜氏通典職官而曉然於西學之誕妄矣其入中國也唐高祖時已然不自明之末造也而徐光啟之徒未嘗讀書以爲創見寡聞從而尊奉之甚矣其惑也今攷職官之視流內視正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府祇正杜氏注曰祇呼烟反祇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署祇祠及官常有番人奏事取火呪詛貞觀二年署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勅波斯經教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脩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亦宜準此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學福齋文錄

七

開元二十年七月勅末摩泥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其西胡等旣是鄉法不須科罪者沈大成曰佛經摩醯首羅天華言大自在三目八臂騎白牛執白拂有大威力能知大千世界兩滴之數卽彼教所謂天主也祇祠者說文關中人呼天爲祇今之天主堂也未摩尼法者天主教也薩寶者教頭也祇正守堂者也西番者西洋人也其初本託浮屠以入中國故其所居曰波斯寺大秦寺也其曰取火咒詛蓋其職在巫史卜祝之間故雖視流內而卑冗猥雜陪臣之賤者也其在唐時已有誘入入教之事故嚴加禁斷第許彼國歸化者自習之 本朝

之彙遠人其令甲亦猶是也今其說曰耶蘇刑死而爲天  
之主則又利瑪竇私立名字以爲神奇不知適誣其先耳  
而徐光啟等從而尊奉之其惑甚矣夫天帝之號見於禮  
經周禮大宗伯職曰以禋祀昊天上帝鄭康成謂冬至祭  
天於圓邱所以祀天皇大帝今會典所載圓邱壇所祭皇  
天上帝是也帝無形與氣特有號耳佛氏之說荒唐妄誕  
而利瑪竇等又偽造耶蘇其人以實之其叛經蔑古慢神  
誣天罪可勝誅哉故因讀通典而特疏其始末旣以祛天  
下後世之惑且笑徐光啟等之愚陋遂成其惡抑亦士大  
夫之耻也

國朝文錄

續編

卷二

學福齋文集

三

特爲拈出以破矯誣可謂後人眼毒



